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研究生专刊

(Postgraduates) 2011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1 年研究生专刊)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1 年研究生专刊/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309-08062-9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②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243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1 年研究生专刊)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编

责任编辑/林骧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9.25 字数 303 千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062-9/H·168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曲卫国

本期执行主编:曲卫国

本期栏目负责:

文 学:张 冲

语言学:熊学亮

翻 译:何刚强

本期编辑:

林骥华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陈 靛

何刚强 姜 宏

姜银国 李 征

陆谷孙 曲卫国

沈 黎 沈 园

谈 峥 唐 敏

汪洪章 王建开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褚孝泉

朱永生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 略说诗人的继承和颠覆 韦春晓(3)
- 两幅不同的肖像:托宾与洛奇笔下的亨利·詹姆斯 柏 标(6)
- 怀疑,相信,忏悔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叙事结构 于睿寅(8)
- 从现代主义视角看《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 陈 琛(10)
- 韦瑟罗尔奶奶的悲剧
——从柏格森理论看“自我”的迷失 艾 琰(13)
- 浅谈《寒冬夜行人》中的存在主义体验 张晓雪(16)
- 两张“画像”之同 刘晓卉(18)
- 浅析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邵 贤(21)
- 犹抱琵琶半遮面
——谈布莱希特与中国京剧 郭 骅(24)
- 浅论月亮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意象异同 李淑华(27)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 魔术师的“障耳法”
——魔术表演者话语的人际功能分析 王 品(33)
- 言语幽默的认知语用分析 徐 浩(37)
- 语言和现实的社会构建
——委婉语在社会现实构建中的作用 张帮印(40)
- 体育新闻标题中的语域借用
——以 NBA 新闻标题为例 罗 兰(43)
- 从网络语言看语言经济性原则 马方兴(46)
- 概念隐喻在短语动词 take off 语义认知中的体现 夏骏刚(49)
- 浅谈认知语言学框架下英语介词语义研究的过去和未来
——以英语介词 over 为例 何晓燕(52)
- 主位推进模式及其在儿歌类语篇中的运用规律分析 乔 雪(55)
- 颠倒的镜中世界
——用礼貌原则解读《不可儿戏》 林佳嫣(58)
- 中国流行歌词与古典诗词的互文性
——流行歌词《兰亭序》案例研究 耿莉莉(61)
- 法语定语形容词后置的推导过程 张琳敏(64)

韩国语味觉形容词的语音对立及语义分化	郭一诚(67)
略论韩国语的“单词”概念	
——以助词和语尾为中心	崔惠玲(72)
韩中惯用句的对应关系及其在教学中的运用	金海锦(74)
英语外来词参与韩语混合词构词的统计分析	闫超(79)
对“必ず”的用法考察	郭婷婷(83)
韩国语“句”与汉语“词组”的比较	万宇(86)
汉俄语中必要性范畴的基本表达手段及语义类型	张莎莎(89)
俄语动作次数性的表达手段	韩彩虹(92)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标记理论	张勤(95)
从认知角度看形式与意义兼顾教学法的纠错反馈	刘娜(98)
小学生时间介词 at, in, on 使用错误分析及教学意义	王龙飞(101)
汉语如何“消化”字母词	曾焕(104)
小学生学习英语之客观困难因素分析	吴春丽(107)
浅析小学生英语冠词习得困难及教学指导意义	肖莉(110)
中外教师合作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丁永祥(113)
从建构主义理论探讨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模式	张文思(115)
幽默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曹海霞(117)

翻译与辞典研究

本质显现的交集

——贝尔曼翻译理论与鲁迅翻译观点之比较	蔡燕(123)
---------------------------	---------

释意翻译与文字翻译

——当代法国两大主流译论分歧透视	谢澄澄(126)
------------------------	----------

《林纾的翻译》中“三个玩味”

——浅论“化境”含义的延伸	林圆圆(129)
---------------------	----------

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研究

——读斯奈尔《翻译研究:综合法》的启示	应岚(132)
---------------------------	---------

浅析中西译论之融合	陈玲(135)
-----------------	---------

从文化角度看中西译论的区别与借鉴	胡真(138)
------------------------	---------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略说诗人的继承和颠覆

韦春晓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诗的起源与最终阶段》是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地图》的第一章,由戴维·洛奇选入《当代批评与理论读本》。文中以精神分析的手法对诗人力量的获得和个人影响的建立进行了剖析。本文主要从诗人的强势性、弗洛伊德理论的移用以及诗人对诗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发现其中存在的可比性和不可比性。

Abstract: "Poetic Origins and Final Phases" is the first chapter of Harold Bloom's *A Map of Misreading*, anthologized by David Lodge in hi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Bloom undertakes in this chapter an anatomy of poetic strength and poetic influence through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es.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starting from the foundation laid down by Bloom, attempts to further explore these issues. The essay is conducted from 3 aspects: the poetic strength, the transplant of Freudian theories and poetic influence.

关键词: 力量 影响 突变

Key Words: strength influence catastrophe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误读地图》一书中用兼具理性和激情的笔调,描述了“强势诗人”诞生的过程。《当代批评与理论读本》的编者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选编该书第一章《诗的起源与最终阶段》时就指出,布鲁姆对诗人内心从爱到冲突的颠覆性转变的分析,便带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色彩(Lodge, 240)。而弗洛伊德本人惯用的方法,如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一文中,是将创作的过程当作一个梦境,将作者当成白日梦者,却很少把“俄狄浦斯情节”用在对作者的剖析上。而布鲁姆更进一层,把这种分析方法的对象转移到了诗人本身。

布鲁姆在开篇第一句这样写道:“强势诗人并不多见,以我的判断,本世纪用英语写作的人里面,只有哈代和史蒂文斯。”(Bloom, 241)。他指出,“强势诗人”是渴望并有能力摆脱先驱的影响,并建立自己影响力的诗人;在这里 strong 一词若作“强势”解,指的是一种能够建立起自己独有和持久影响的能力,而影响是衡量这种能力的一个标准。但在《诗歌的起源与最终阶段》这一章中,布鲁姆没有在文中对这种影响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一旦我们对诗歌的内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诗人中间,他们自身体现的力量和所造成的影

响是各有千秋的;这些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影响也需要被细分和区别对待,而不是作为某个笼统的整体。在这个语境下,根据布鲁姆的原文可以有这样的表述:“强势诗人并不多见,而且没有两位诗人是同样强势的。”例如,弥尔顿(John Milton)在《力士参孙》里写道:

Oh how comely it is and how reviving
To the Spirits of just men long oppress!
When God into the hands of their deliverer
Puts invincible might
To quell the mighty of the Earth, th' oppressor,
The brute and boist'rous force of violent men.
(Milton, 1268-1273)

这些诗行里具有古典悲剧精神的语言,以及“上帝”、“尘世”和“无敌的力量”这些厚重的意象,就是直接以“重”见长的一种力量。

与此同时,“轻”也是一种力量;轻可以载重;在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美国讲稿》的第一篇“重量”中,作为“轻”的例证,就引用了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个例子(卡尔维诺,333)。在第一幕第四场,茂丘西奥对罗密欧说:

You are a lover; borrow Cupid's wings,
And soar with them above a common bound.
(Shakespeare 1.4. 17-18)

这里先是用“翅膀”这一个“轻”的意象把罗密欧缓缓提起,然后罗密欧反驳说:

Under love's heavy burden do I sink.
(Shakespeare 1.4. 22)

就有突然从高空坠下之感,更增加了坠落的力度。在这里则恰恰是一种以轻言重,间接地用轻增加“重”的力量手法。

其次,速度的快和慢也是体现力量的方式。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同时又是一个以“快”取胜的作家,据说他写作往往一气呵成,整部剧从不涂改一行。可是同时期另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剧作家,琼森(Ben Jonson)则正好相反。两人在人鱼酒馆的交锋,史上也有记载,富勒(Thomas Fuller)这样描述他们:

Many were the wit-combats betwixt Shakespeare and Ben Jonson, which two I behold like a Spanish great galleon and an English man-of-war; Master Jonson, like the former, was built far higher in learning; solid, but slow in his performances; Shakespeare, with the English man-of-war, lesser in bulk, but lighter in sailing, could turn with all tides, tack about and take advantage of all winds, by the quickness of his wit and invention.
(qtd. in Fletcher, 178)

由此可见,快慢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各自的优势。莎士比亚固然以他举重若轻的口才和滔滔不绝的韵律(Milton, 10)打动各个时代的读者。琼森则以他独当一面的影响力独领骑士派诗人的风骚;其高傲洒脱的个性在“英诗金库”所选的“Noble Nature”一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总的来看,不同的诗人所造成的影响触及方方面面,其领域之宽广仅次于整个人类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能真正将伟大诗人的影响进行对比甚至排序,因为他们的强势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互相之间缺乏可比性。强势诗人并非一般强势,而是于不同方面彰显出不同的力量。

以上是关于对诗歌或诗人力量评判的思考。然而随之而来的关于“影响”的问题还需要一些进一步的讨论。布鲁姆的这段话,可被视为整章的中心:

Poetic influence, in its first phase, is no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love, though it will shade soon enough into revisionary strife. "Protection

against stimuli is an almost more important function for the living organism than reception of stimuli" is a fine reminder in [Freud's]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a book whose true subject is influence. Poets tend to think of themselves as stars because their deepest desire is to be an influence, rather than to be influenced, but even in the strongest, whose desire is accomplished, the anxiety of having been formed by influence still persists.

(Bloom, 243)

“欲望”和“焦虑”是在弗洛伊德作品中常用的两个词语;弗洛伊德的理论又是布鲁姆理论的一个“先驱”。因此较之于文学批评来说,此文关于诗人心理的语句也似乎更倾向于心理分析。布鲁姆文中提到的突变(catastrophe),即年轻诗人及其先驱的关系从依附到斗争的过程,也类似于精神分析理论中从压抑到能量释放过程。如果完全按照弗洛伊德释梦理论来分析,但丁对地狱惨景的想象,弥尔顿对参孙的赞颂,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给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归根结底都只是一次争夺权力的运动。

本文作者认为,“一个先驱”的提法也许比“唯一先驱”的提法更切实际。一个诗人可能受到2个、3个或更多个先驱的影响。布鲁姆认为,在最初的阶段,一个年轻诗人在内心深处是之前某一个伟大诗人灵魂的化身;这是一个比较文学化的表达;其含义可以被转译为:那个“被选定”的先驱,应该是在众多选择中与该诗人气质最接近的一个。也许可以称之为后者的“最强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考察影响的问题。如果一个诗人仅从相当有限的源泉中获取灵感,他可能必须忍受焦虑的煎熬。倘若有目光锐利的读者精确地道出了那个他不知不觉在依靠着的“先驱”,那么他本人就等于被剥夺了先驱性。也就是说,只有在局部影响过分强大的时候,焦虑才会产生。如果最初的前驱是在气质上与该诗人最相近的一位,那么,越过他的一步同时也是跨越自我局限的一步。

其次,一个诗人并无法选择绝对忠诚的追随者。如果说选择是一种必然,那么最后的突变也是一种必然。个人的禀赋和所处的环境塑造着每一个人;尽管两个诗人的思想里有相同的种子,它们长大后也定会成为不同的个体。如此,每个诗人凭借自己独特的禀赋,触摸到真理的各个方面。在某一个诗人的影响下,后来的诗人在表现出顺应前者一面的同时,也会表达出偏离或者相对的一面,而这相当矛盾的一面,就是他独特的一面。

布鲁姆还将他的“误读”许可从诗人扩展到了文

艺批评;如戴维·洛奇所言,布鲁姆无疑是“强势批评家”(Lodge, 240)。如果说诗人有诗人的先驱,散文家、小说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先驱。而他们又都无一例外想摆脱各自先驱的阴影而树立自己的影响。如果说对影响的焦虑确实存在,那么它不仅仅存在于诗人心中。因此,影响的颠覆理论应当更恰当的被看作是一条普遍理论,而不是诗歌的理论。

以上是作者对布鲁姆先生《诗的起源与最终阶段》一文的一些思考。诗歌的力量和诗人的影响,最终来自诗人无法复制的自我。诗人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先驱,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天分,而是在不断的积累和生产的过程中完善诗歌的艺术。

参考文献

- [1] Bloom, Harold. "Poetic Origins and Final Phase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Eds. David Lodge, Nigel Wood. Harlow, England: Pearson, 2000.
- [2] Fletcher, Robert Huntington.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Boston: The Gotham Press, 1916.
- [3] Freud, Sigmund. "Creative Writer and Day-dreaming." *Freud's Reading's of the Unconscious and Art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Freud, Sigm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 A. A. Bri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8.
- [5] Milton, John. *Complete English Poem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9.
- [6] Palgrave, Francis T. *The Golden Treasury*. London: Macmillan, 1875.
- [7] Shakespeare, William. *Romeo and Juliet*. Ed. Horace Howard Furnes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913.
- [8] 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文集. 萧天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两幅不同的肖像：托宾与洛奇笔下的亨利·詹姆斯

柏 栎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与英国作家大卫·洛奇在同一年分别写了两部以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为主角的小说。虽然这两部作品取材接近，写作重心都放置在主人公的人际交往和写作历程上，但詹姆斯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作者，作者》中他的形象更为确定、坚实，具有可概括性，带有讽刺的幽默；在《大师》中却有一种流动而模糊的特质，浸透着肃穆的抑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视角，还有两位作家对同等素材的不同处理技巧。

Abstract: Colm Toibin and David Lodge coincidentally wrote two novels with Henry James as the hero in 2004. One is *The Master*, and the other is *Author, Author*. The two pieces of fictional work are quite different, especially in the image of James, from each other despite their similar subjects and material digested from almost the same period. The image of James in *Author, Author* is solidier and concreter, with ironic humor, while in *The Master*, it is more fluent and indistinct, permeated with serious depression. The differences are considered in this article as the result of the skills and policies dealing with material.

关键词：科尔姆·托宾 大卫·洛奇 《作者，作者》 《大师》

Key Words: Colm Toibin David Lodge *Author, Author* *The Master*

2004年，两位蜚声国际的大作家——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与英国作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都各自出版了一部以亨利·詹姆斯为主角的小说。他们事先并未约定，甚至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写作计划，这一巧合过于离奇，洛奇不由在他的詹姆斯小说《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的致谢词末尾提到一笔：“2003年9月我把《作者，作者》全稿交给出版社，几周后我得知科尔姆·托伊宾^①也写了一部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将于2004年春天出版。这样的巧合意义何在，我就让研究时代精神的学者去思考了。”(洛奇，2007:463)

詹姆斯一生丰富，交友广泛，里昂·埃德尔厚厚的五卷本传记《亨利·詹姆斯传》即可说明。但这两部小说都选取了詹姆斯的中年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师》的时间则集中在90年代中后期)。两位作家显然都认为这一时段对詹姆斯而言最具戏剧性，他的事业在各方面遭受挫折，陷入低谷，个人感情生活不如意，后从困境中奋起，成就了几部奠定其现代文学宗师地位的著作。在具体素材的选择上，托宾与洛奇也常常行动一致，詹姆斯与妹妹爱

丽丝、朋友康斯坦斯的关系，詹姆斯的戏剧惨遭失败的厄运，都得到浓墨重彩的描写和深度挖掘。然而这两部小说没有异曲同工，而是呈现全然不同的面貌，除了作者的个人风格因素外，他们对素材的不同处理方式、写作策略都有极大影响。

洛奇在他的评论文集《小说的艺术》中，曾经分析詹姆斯在其短篇小说《梅西知道什么》中采取了高超的视点技艺。这一点在《作者，作者》中有了更为直接的评论：“亨利在专门写作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有限视点具有最高程度的表现力和真实感。他相信，虚构叙事作品的作家应当按个体在生活中的实际经历来表现生活，应当表现出感受和思想中的所有空隙、谜团和误解，如果这一功能需要由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承担，就应当由一个人物传给下一个，就像接力赛跑中传递接力棒那样，得有个计划。”(同上，271)此段虽然论的是詹姆斯，但恰恰给《大师》做了熨帖的注脚。《大师》的叙事风格，正是致力于“表现出感受和思想中的所有空隙、谜团和误解”，并且集中在一个人物之上。托宾笔下

① Toibin 在爱尔兰语中的发音接近托宾，在英语中的发音接近托伊宾，可能因此而有两种译法。

的詹姆斯,几乎无时无刻不以一个内省的观察者、思考者身份出现。

在小说开始部分,詹姆斯被邀成为爱尔兰贵族的座上宾,并在那里遇到了小女孩莫娜。某次詹姆斯无意间看到沃尔斯里夫人与韦伯斯特先生公然当着莫娜的面调情,把她当成不晓事的小孩。詹姆斯“朝莫娜瞥了最后一眼,看到她正微笑着,仿佛这个笑话是为了逗她开心,她浑身上下都在努力掩藏一个事实:她显然正处于一种她不当处的境地,听着一些她不该听的话和暗示。”由此他思考起这个画面,思绪飞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书中一遍遍描写过的东西”,他觉得“那女孩多么纯真啊,而她的纯真对这个画面却至关重要。她似乎什么都能领会,无论是细微之处还是言语暗示。”这个“至关重要”,便成就了两年后的《梅西知道什么》。在后文中,还有两大段充斥着细节与莫娜有关的段落,无不暗示着一个纯真可爱的孩童在成人复杂世界中的若即若离的姿态。然而托宾并未在文中明确点出这些场景与《梅西知道什么》的密切关联,而是通过刻意强化詹姆斯对莫娜的观察来达到一种隐蔽的效果,充分利用有限视角,塑造人物内在性,构建文本的张力。

《作者,作者》的叙述视角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时候,洛奇采用的是旁观者的角度,偶尔则距离詹姆斯较近。这一对比可从两部小说的用词中看出,《大师》中“觉得”、“想到”、“认为”这些标识主观活动和意愿的词出现极为频繁,而在《作者,作者》中使用较少。这与洛奇本身是个文学评论者有关,在写作以一位作家为对象的作品时,他似乎忍不住以评论者的角度来考量,对詹姆斯的作品和交游做出置身事外的犀利评价。整本书的视角也没有局限于詹姆斯一人,大体而言,在倒叙的第一部中采用的是多人物单视角叙事,詹姆斯夫人、女仆明妮、男仆伯吉斯、打字员西奥多拉等都或多或少占有一部分观察者的角色,构建起詹姆斯病榻周围的环境和人物关系。在第三部的第二章,则转为多视角叙事,这成为全书风格突变的一部分。而作者正是刻意为此。洛奇似乎为了描摹詹姆斯在回忆中的心理状态,之后的一整章,用中括号分割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的活动,犹如一台复杂的戏剧,舞台上各个区域都在上演各自独立的故事。其中有主演亚历山大收到匿名威胁信,詹姆斯的好友杜默里埃夫妇赶路前往剧院,尚未崭露头角的剧评家阿诺德·班内特在观众席上的反应,林林总总

十几个片段,穿插着詹姆斯期待而忧惧的心情和活动。显然作者希望通过全景展示来衬托那出戏在詹姆斯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从好的开头到惨败收场的微妙转折。在达到作者目的的同时,这种拼贴手法让小说叙事变得零散,离开了原先的单一视角,并且引入了作者视角。

在小说中插入作者口吻,是一种较为老式的叙事手法,“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种作者闯入式的叙述口气渐渐不受欢迎。”(洛奇,1998:2)因为这种手法让读者从故事中清醒过来,注意到叙述行为而不是故事和人物本身,容易淡化对人物的感情浓度。《作者,作者》到了收尾部分,洛奇突然放弃了叙述故事,以一长段评论文字结束了全书。到了最后,作者堂而皇之以“我”的身份出现:“亨利·詹姆斯的灵魂存在于皇皇宇宙的某个地方,我在他死前希望他知道的事情他全知道了,怀着完全有理由的满意心情看着自己的名声在他死后逐步高升……”(洛奇,2007:455)按照一般经验,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在小说后记而不是正文中才能出现。现代小说趋于压低或取消作者的声音,而洛奇反其道而行,在最后制造的反高潮,令读者有理由相信,他旨在拉开作者与主人公的距离,以一种外部观察者的姿态,毕恭毕敬地向詹姆斯献礼。这些实则是作者视角的评论与外部叙述,分散了小说的叙事的连贯性,在人物内在性的挖掘上,不如《大师》深刻,但同时,因为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也使小说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并使主人公呈现出多种棱角但却容易被限定的形象。

综上,尽管取材类似,但因为作者的个人风格、写作策略以及表现重点的不同,两部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比较阅读这样的两部小说,有助于读者对亨利·詹姆斯的作家形象有较为丰满的认识,也有助于对选材和写作策略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理解。

参考文献

- [1] 戴维·洛奇. 作者,作者. 张冲、张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2] 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 王峻岩等译. 作家出版社,1998.
- [3] 科尔姆·托宾. 大师. 柏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怀疑,相信,忏悔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叙事结构

于睿寅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 本文将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叙事作试验性的分析。借助托多罗夫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本文试图构建起一套可适用于四剧剧情的共通的叙事结构,并通过援引四剧的具体剧情来对这一叙事结构进行检验。四大悲剧的共通主题将在对剧情的结构主义剖析后得以揭示。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to conduct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Shakespeare's four great tragedies. The structuralist analysis of narrative coined by Todorov is to be adopt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a common mode of narrative applicable to each of the plots. The concrete stories of the four plays are to be invoked to testify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 established, and their common theme is expected to emerge after the structuralist dissection of their plots.

关键词: 托多罗夫 结构主义分析 叙事结构 莎士比亚 四大悲剧

Key Words: Todorov structuralist analysis mode of narrative Shakespeare four great tragedies

除了无可争辩的伟大之外,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有何共通之处?我们很自然地在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投射到主人公所经历的困境之中——这也妨碍了我们探究那将四条迥异的情节线串联、编织起来的内在结构。尽管如此,对于四部悲剧我们仍不免生出相似、类同之感。本文将借用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十日谈的语法》(*Grammaire du Decameron*)中的对叙事的结构主义分析,为四大悲剧的剧情提供一个可共同套用的叙事结构。

在托多罗夫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中,各种叙事单位被看作各种词类:人物相当于专有名词,人物动作为动词,而人物特征为形容词。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一种语法,即叙事结构。(朱刚,274)一个文学文本,如同一个句子,都无外乎由一系列相似、重复的语法,或叙事结构所组成——而这也是本文试图发现的。

作者认为四位主人公悲剧的诱因在于他们或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的误判或迟疑毫无例外地都是缘于一个构想(或臆想,或似是而非的表达),而此构想出自另一位不可或缺的角色。观四剧之结局,四位主人公都将至少牺牲一位剧中角色,而牺牲者中必有上文所及构想的直接对象。基于此分析,四剧冗长的人物列表可被清晰

地归为三组:A为执行者(主角),B为谋划者(即创建出构想之人),C则为必然的牺牲者。

这样我们即可用凝练的语言来重现四剧之故事主线:A被B诱人一个指向C的构想,而A在相信此构想后牺牲了B。悲剧末了,A将牺牲自己。于是我们可得出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括号中代表A对此构想的认知。)

(1) B 谋划构想 → B 将构想投射到 A 之上 → A 怀疑构想。(否定)

(2) A 怀疑构想 → C 使 A 相信了构想 → C 被牺牲。(肯定)

(3) A 牺牲自己。(否定)

四大悲剧中的所有行动可被归结成三个动词:(1)怀疑,(2)相信,(3)忏悔,随之A对于此构想的认知从否定变为肯定,最后又归为否定。下面的讨论将具体分析四大悲剧的剧情是如何体现这一叙事结构的。

作者认为《奥赛罗》的结构最为契合该叙事模型。剧中人物可按上述分类对号入座:A即奥赛罗,B即伊阿古,C即苔丝狄梦娜。熟谙剧情的读者会发现剧情全然按照作者所提炼的叙事进行,无需赘言。《李尔王》也几乎符合,只需稍加改动。毫无疑问,A即李尔王,B即高纳里尔与里根,而C则为可怜的考

狄利娅。长女与二女欲将国王诱人一构想(事后证明是个臆想)之中,即她二人全心全意地爱戴着他。二人的花言巧语轻易地对老国王奏了效,只害得不愿矫情表态的考狄利娅落在个困窘的位置上。在过程(2)中小女儿对于爱和义务的冷静陈述激怒了父王,但做父亲的必然不愿相信女儿如此不守孝道。只是她“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莎士比亚,7)的固执终于让那一构想在老国王的脑中成型加固,而诚如(2)的推断,考狄利娅也自然成为牺牲品。不过令人费解的是(1)与(2)的过程在第一幕中就全然结束,此剧剩余的部分全都是李尔为自己的轻信付出的代价。直到剧末A的死亡才又给这个叙事结构画上了句号。《李》与其他三剧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由否定转为否定的过程极短(尤其是比之《哈》),几乎是一个瞬间的决定。鉴于此,也无怪托尔斯泰将《李》视作剧情最为牵强的莎剧了。(谈瀛洲,178)

依照此叙事模式,《麦克白》的结构是四剧中最为复杂的。B投射给A的构想含混不清,以致我们无法判断其是不是臆想。此剧另一繁复之处在于B所创的构想给了两轮,包含了六个似是而非的预言。《麦》与上述两剧不同之处还在于A的角色由两人担当,即麦克白与“不再是一个娇柔的女人”(莎士比亚,127)的麦克白夫人,而B则是三女巫。在第一轮中,C的角色不幸地落到了邓肯国王的头上。在麦克白与班柯凯旋的路途上,三女巫那三个捕风捉影的预言起初并不可信,直到邓肯将考特爵士之衔授予麦克白这一消息传来,后者才开始认真思忖这番预言。由此看来正是邓肯使这一构想在麦克白脑中成真,让他对此的认知由否定转为肯定。经过麦克白及其夫人的精心谋划,第二个预言亦在他们弑君嫁祸后成真。在过程(1)与(2)完成之后,担心王位并不安稳的麦克白又将此二过程重复了一番。此时C的角色转移到了其王位的一大威胁麦克德夫头上。麦克德夫不久后逃离母国组建军队的动作让此构想在麦克白脑中成为现实,而其牺牲的并非本人,而是被麦克白处死的一家老小。虽然(3)中手刃麦克白的是麦克德夫,但平心而论招致毁灭的是他本人的贪欲——所以说麦克白亦是同其他三位主角一样牺牲了自己。而最后他“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的独白也正是其认知由肯定回到否定的标志。

将《哈姆雷特》放在最后讨论,是因为此叙事模式需要略加修改方能阐释此剧复杂的线索。《哈》与《奥》、《李》两剧的显著不同在于B并非绝对的恶人,而C也非全然无辜。在《哈》中A是哈姆雷特,B由他先皇的鬼魂来扮演,C则为继承了王位的克劳迪斯。而B所创的这一构想,虽然听来颇不可思议,但

这回却是个实在的构想而非臆想。先皇的鬼魂告诉将信将疑的王子自己是被新国王,即哈姆雷特的叔叔和继父克劳迪斯所害,哈姆雷特由此开始了对证据的找寻之旅。根据(2)的线索,最终让哈姆雷特的延宕停止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一构想的直指对象克劳迪斯。在目睹了与他弑兄过程极其相似的戏中戏后,真正的凶手克劳迪斯“给一响空枪吓坏了”(莎士比亚,342),他在惊慌中起身的一刻也正让哈姆雷特最终相信了这一构想。正如叙事结构所示,哈姆雷特最终牺牲了克劳迪斯,但此剧不同之处在于此构想牵连出的受害者犹有六人,其间无一人是真正有罪的。但《哈》剧却无(3)过程,因为对于此构想哈姆雷特的认知无需从肯定再变为否定了,由此他也无需像其他三位主角一样的忏悔过程。

基于对四剧剧情的简单剖析,它们一个共通的主题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四剧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三个动词:怀疑,相信和忏悔。每一部剧都是建立在一个构想(或臆想,或似是而非的表达)之上,情节都涉及A,B,C三方人物。A对于此构想的认知变化挑战甚至否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托多罗夫的语法或结构也许将一些原本引人入胜的细节剥离了,但至少有助于读者把握四剧主题上的相似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和相信人类及其力量,但世界对于人类是否全部或部分可知?对于这个问题四大悲剧通过主人公认知上的起伏、错误与局限给出了一个怀疑的(若不是否定的)回答。在此意义上,莎士比亚对于人类认知能力及其固有局限的理性阐释和严肃反思,意义尤显深远。

参考文献

- [1]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Norton Shakespear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Ed. Stephen. Greenblatt. New York: Norton, 1997.
- [2] Todorov, Tzveta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3 (1969): 70-76.
- [3] 谈瀛洲. 莎评简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 朱生豪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5] 张冲. 莎士比亚专题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6]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从现代主义视角看《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

陈琛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 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与巨大灾难为现代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与混乱,现代生活也萌发了一股追求秩序的热潮。本文通过对凯·安·波特小说《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中的主人公韦瑟罗尔奶奶的意识流进行分析,揭示了韦瑟罗尔奶奶追求秩序背后的模糊含义,展现了在面对现代主义思想巨变背景下的个人困境及应对举措。

Abstract: The rapid progress and enormous disaster in modern society causes much confusion and disorder for modern people. And modern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a frantic searching of order. In analyz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tagonist Granny Weatherall in "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Granny's pursuit of order has ambiguous implications, which can bring light to the modernist predicament she experiences and her corresponding responsive measures.

关键词: 凯·安·波特 现代主义 意识流

Key Words: Katherine Anne Porter modernism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一、引言

现代主义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哲学、科技及社会生活上的种种变化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因此文学开始走向内省,描述人们的内心生活,模糊、悖论和讽刺成为典型的语言元素,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则成为常用的文学批评手法。通过细读发掘文中的模糊、悖论和讽刺之处,可发现作者想要表达的现代主义思想内涵。

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出生于现代主义的起始年代,她一生游历广泛,具有对现代生活丰富的感性认识。因此波特作品中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她的典型主人公则挣扎在这样的一个多变的现代环境。《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是波特著名的现代主义短篇小说之一,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性的场景,故事发生的物理时间也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的计时单位——一天。但通过将老奶奶一生的故事铺展在她这一天的意识流回忆中,波特巧妙地展现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困境。本文将对老奶奶的意识流进行分析,以透视这一困境。

二、对韦瑟罗尔奶奶意识流的具体分析

总体来说,文中一共有六段意识流,它们由浅入深地对老奶奶的临终心理进行了刻画。

1. 第一段意识流由老奶奶的女儿科妮莉亚(Cornelia)试图安排她的生活引起的。年迈的老奶奶住在女儿科妮莉亚家,但总觉得女儿家太凌乱,因此开始回忆起自己对秩序的热爱:“把样样东西拾掇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好事情,头发刷和补药瓶端正正地摆放在绣花的白麻布上;新的一天消消停停地开始[……]钟擦得一点灰尘也没有。”(波特,244)

2. 第二段意识流则是老奶奶对自己追求秩序的独立自主生活的追忆——老奶奶的丈夫约翰(John)很早就去世了,生活的重担落在了老奶奶身上。为家中一百英亩的土地围上栅栏几乎是老奶奶自己独立完成的。

但忆及这一自主能力时,老奶奶的态度却是模糊的: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老奶奶很是自信地行使着这一自主能力,雾上山谷时,老奶奶会点亮家中的灯,驱散黑暗恢复家中的秩序。但逐渐地,这一自主能力的行使却成为一种存在主义的行为,老奶奶是这样回忆的:“身子骨硬朗得什么都干得了,真是好事情,哪怕

你干的一切都消失了,改变了,在你手下滑过去了,结果是你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几乎忘记你一直为什么在干了。”(同上,247)

消失意味着自己努力的徒劳、虚无。想到这些年一路走了过来,老奶奶感谢上帝给了自己力量,让生命没有浪费。因此老奶奶过着一种典范的生活,追求秩序,等待上帝恩惠。

3. 但老奶奶为何会有这样一种对浪费的惧怕呢?第三段意识流揭示了这一原因:

那是她的婚礼当天。老奶奶已经披上婚纱切好蛋糕,但她的未婚夫乔治(George)始终未曾出现。天气很好,清风吹着,毫无预兆这一事件便发生了,在老奶奶的意识中,“一溜黑烟旋转着升起,把那一天遮掉了,它悄悄地上升和蔓延,伸进晴朗的田野,田野里仔细地种着一溜溜整齐的庄稼。这是地狱,她一看就知道是地狱。”(同上,248)

没有上帝的预兆,老奶奶被未婚夫的遗弃对她来说也是被上帝的遗弃。黑烟象征着地狱的黑暗力量,将老奶奶拉离对上帝的信任。以前,老奶奶认为上帝安排一切、将人的生命规划整齐,现在老奶奶对上帝产生怀疑,因而对人生秩序产生怀疑,担心自己的生命会像婚礼蛋糕一样被浪费掉。

4. 这里,联系到第二段意识流中老奶奶追忆自己在孩子小时候行使自主、追求秩序,可以知道老奶奶在对上帝力量怀疑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秩序,使生命免于浪费。因此,在第四段意识流中,老奶奶忆及她的孩子哈普西(Hapsy):“哈普西一条胳膊抱着个娃娃站着。她似乎觉得自己也成了哈普西,而哈普西抱着的那个娃娃同时既是哈普西,又是他自己和她自己[……]后来,哈普西从身子里面开始融化了,变得像灰色的薄雾那样飘忽[……]哈普西走进来,说:‘我原以为你永远不会来了,’接着眼睁睁地盯着他看,说:‘你一点也没有变!’”(同上,249)

这里哈普西的话语“我原以为你永远不会来了”和“你一点也没有变”,拉曼(Barbara Laman)将其定位为“久别重逢的人打招呼的话语”(Laman, 47)。联系到下文老奶奶追忆自己在哈普西出生前感到充满力量,觉得自己生下哈普西三天就能恢复元气,可实际上却在产后患上了股白种病和重肺炎,可以推断哈普西在出生时便已夭折。联系到约翰也去世很早,老奶奶的意识流中“哈普西抱着的那个娃娃同时既是哈普西,又是他自己和她自己”的这一模糊情景,便可视为老奶奶幻想出的一个快乐的家庭重聚,然而无意识中悲伤的记忆冲散了这一切,所以“哈普西从身子里面开始融化了,变得像灰色的薄雾那样飘忽”。

这里也出现了小说的悖论与张力:在遭到遗弃后,老奶奶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秩序的幸福生活与人生价值。但新的悲剧再次打破了老奶奶对自己的信心,“融化”展示了老奶奶对自己力量的怀疑,那么为什么老奶奶还在之后数年追求秩序呢?这一谜团将在下面的一段意识流中得到解决。

5. 康诺利神父的到来使老奶奶展开了对原罪进行的思考——老奶奶对自己的灵魂感到安心,这是因为老奶奶觉得自己在婚礼上被遗弃,已经遭受了很大的苦难,自己的罪已赎。原来,无意识中,一直接受宗教熏陶的老奶奶始终认为自己所受的苦难是在赎罪。虽然在抚养前三个孩子及孕育哈普西的时候,老奶奶的确经历了自主生活的幸福,但哈普西夭折、约翰过世后,对老奶奶来说,生活成了一场赎罪,等待上帝召唤。

6. 死亡即将来临,老奶奶突然觉得自己急需温暖,于是拉住了儿子吉米(Jimmy)的手。只有这时,老奶奶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那般的秩序井然。她最喜爱的首饰忘记给科妮莉亚了,多年辛勤新挣得的40英亩土地,也没有留给合适的继承人。至于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哈普西,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会重逢吗?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可上帝还是没来。这是对老奶奶多年来信奉上帝的最大讽刺。

作为最后一次自主权的行使,老奶奶叹了口气,吹灭了象征自己生命的那盏灯。

三、结论

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与巨大灾难为现代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与混乱,现代生活也萌发了一股追求秩序的热潮。在《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中,老奶奶对秩序的追求具有双重内涵:自主与赎罪。在婚礼时被遗弃动摇了老奶奶对上帝的信念,老奶奶开始自主创造生活秩序。但无意识中,老奶奶又把这一经历当作了自己的赎罪历程。

再次的家庭变故使老奶奶对自己的努力失去信心,无意识的观念浮上意识,老奶奶开始把一切当作赎罪,等待上帝召唤。只有在临终前,老奶奶才意识到了自己其他孩子的温暖陪伴,也意识到自己一贯追求的秩序并没有带来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第二次被上帝遗弃更是直指这一悲剧。

无奈之下老奶奶吹灭了代表自己的那盏灯,这一象征举动指示了老奶奶临终顿悟做出的决断。

参考文献

[1] Becker, Laurence A. “The Jilting of Granny

- Weatherall': The Discovery of Pattern." *The English Journal*, 9 (1966): 1164-1169.
- [2] Givner, Joan. *Katherine Anne Porter: A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 [3] Laman, Barbara. "Porter's '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 *The Explicator*, 2 (1990): 44-48.
- [4] 凯·安·波特. 灰色马, 灰色的骑手. 鹿金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242-254.